

鐵

天靈著

輪

1936

鐵 輪

天 虛 著

1936

文藝刊行社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天 盧
出版者 東京文藝刊行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定價 二 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序

天虛這部鐵輪，對於目前在上海市場上汎濫着和野鷄的賣笑相彷彿的所謂『幽默小品』，是一個燒夷彈式的抗議。

近代的好些青年人，真真是有點豈有此理！幾幾乎什麼人都要來『幽默』一下，什麼人都要來『小品』一下，把青年人的氣慨，青年人的雄心，青年人的正義，青年人的努力，通同萎縮了，大家都斜眉吊眼地來倚『少』賣俏！我真是有點懷疑，你們的精神是真正健全的嗎？

本來『幽默』是一種性格的表現，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勉強得來，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假裝得來的。最高階級的『幽默』是一種超脫了生死毀譽的潛在精神之自然流露。子路赴衛難，冠纓被人斬斷，當然頸子也一定斷了半邊，他說『君子死而冠不免』，便結纓而死。肥水之戰，謝安石

對敵百萬之衆，寂然不動，彈棋看書。要這些才是真正的『幽默』。現在的『幽默』專販，那一位有這樣的本領？稍稍被人警告得幾句，便要臉紅筋脹，『狗娘養的』破口大罵起來，不要讓『幽默』笑斷了氣罷。

低級的『幽默』，人人都可以假裝出來的，被人誤解爲滑稽，爲俏皮的這種『幽默』，在我們學過醫學的人看來，每每是一種精神病的表現。它是逃避現實，畏難怕死的一種低級精神之假面。弄得不好，是有送進瘋人院的可能的。大抵這種人的社會慾望本來很強，一切虛榮心，利慾心，好勝心，都是不弱於人的，然而遇着了社會的障礙得不到正常的發洩，便自行由外界的現實遮斷起來，封閉於自己的內部。在封閉不甚嚴密的時候，其被禁壓了的慾望，便流而爲有意識的『幽默』，那個滑稽的假裝行列，有時也會是對於現實的無力的反撥，然而在其本質上不外是對於自己的逃避行爲之解嘲，心理學家稱之爲『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但到這種『幽默』成爲了無意識的時候，自我和現實之分裂已經完成，社會也生出了有和他隔離的必要來，便是送進瘋人院！

現在的『幽默』家們，尤其年青的『幽默』家們嚟！你們要當心，該不是患了早發性癡呆症(Dementia praecox)罷？

大凡一種病態成爲了社會的流行，那是有它的社會的病根存在的，這種病根一祛除了，病態便自然消滅。現今正有不少的醫國醫世的大國手在拚命的拔除這種病根，然

而患了這種病的人，你們該早早警惕，在未入瘋人院之前及早治療，假使沒有本領去拔除社會的病根，至少是拔除自己的心中的病根罷。立在國人的立場上，爲救你們自己起見，與其長久地『幽默』，我甯肯勸你們去『發洩』。

不要再假裝『幽默』了，不要再苟安於偷懶怕難的『小擺設』了，你們把你們的被禁壓了的慾望向積極方面發展罷。譬如天虛的這部鐵輪，雖然是對於你們的一個無言的抗議，然而也是對於你們的一個對症的藥方。你們請把你們的被禁壓了的社會慾望向更宏大的分野裏去展開，昇華而爲宏大的碩果。你們的抑鬱被掃蕩，社會的抑鬱也可因而被掃蕩，這正是救己救人的大事業。

我這樣的叫囂，怕會是不投你們所好的罷。但請你們不要生氣，用力把你們的理智恢復起來，不要成爲了感情的奴隸。如你們定要生氣，以你們主張『幽默』而破口大罵，你們須要知道那已經是一種病的發作，如不及早回頭，你們是很危險的。

瘋人也儘可以打醫生，然而那個醫生會生氣呢？

天虛以一個不滿二十三歲的青年費了三年的心血，經了幾次的打折，寫成了這一部五十萬字的鐵輪，這正是我們年青人的應有的氣概，不管他的內容是怎樣，已經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了。

並不是因爲作品的大，我便感服，『大』是不容易藏拙的東西，這部鐵輪正難免有拙稚之嫌。然而在我看來，拙稚却勝於巧老，年青人是應該拙稚的。譬如有一位三歲

鐵 輪

的童子而談出三十歲般的老成人的話，我們與其佩服他是『天才』，寧可毫無疑慮地斷定他是病態，那是早老症，是松葉腺的發育受了障礙的。

年青的朋友們喲，我們來讚美拙稚罷，我們來參加這種精神的膨出運動(Inflation)罷。中國的文藝界應該再來一次『狂飈突進』(Sturm und Drang)把一切巧老的精神病態掃蕩得一乾二淨!!!

至於鐵輪的內容，有鐵輪自己在，同時我把天虛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也退還了他，勸他連同他的鐵輪外話一篇一並發表在我這序後，以節省我介紹的筆墨。不管是讚獎或貶斥，有願意來品評鐵輪的人，至少應該把這鐵輪來回轉一遍。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郭沫若

關於『鐵輪』

——給沫若先生的信

沫若先生：

我對您的來信的懇切算是一個奇蹟！我很少受到這樣的感動。

您所問我的問題，在我的長記「鐵輪外話」裏幾乎全包得有了，當朋友們還沒有寄來以前，我再補充上些：

1. 「鐵輪」裏故事是寫一個青年農民，在天災人禍的浸凌和土豪劣紳的剝削下，像現階段千萬農民樣，墮入飢餓的劫運。千萬人求生的本能結成了洪流，同一的要求是要對劫運進攻，對無恥的不合理的社會反抗。在一個挫折下，作為落後農民的這位青年主人公，像目前流行的「農村到都會」的立腳不住的農民樣，到都會來。

又體驗着都會的生活，領略都會擺給撲質農民的面孔

；在許多苦難裏，卒竟也做了一個機器人了，他便在傲慢裏位置了自己。直到明白了傲慢的易於破滅，又才在絕望中甚至明白自詡健碩的軀體，是都有一天天用不成的危險哪。（這裏有點摩仿「屠場」的嫌疑，然而也是我們應強調的事實。）在某個偉大的機會上，他投入軍隊，又為敵軍俘虜，那時，他由大夢裏醒來了，他是得過不少教育了，但到此時才撥雲霧而見青天。所謂的敵軍，正好才是自己親愛的弟兄。他和着他們轉回，路經他們的家鄉，過去的血腥，全是繽紛燦爛的花草。原來家鄉是在進展中成為新天地了。偉大的事業延宕着，我們的新戰士，在歡歌聲裏開始了新生，參加集團戰鬥的工作。

2. 鐵輪底主題是用最落後農民的終於轉變成一個時代的前衛這一段過程來展開現階段動蕩中的農村悲慘的面影，怎樣的喘息和咆哮。之後，又展開都會脈搏的動跳。以至一個新的社會底誕生。企圖是暴露畸形社會的各層，展開作為世界動蕩核心的中國的全面影，是給時代一個清算。

3. 全書我不敢承認有一個成功的地方。但較滿意的仍以「智識層」之部。

但全書的展開，我是應用了儘可能的表現手法。我儘量裝置着詩的情感，戲劇的趣味等要素。個性的描畫，我是應用着開麥拉。比如「動蕩的土地」裏介紹了幾位主人翁，也就介紹了那環境。「王紳士」「趙老貢爺」雖是鄉下土豪劣紳的兩種型，也正是都會底的「新興民族資產階

級」與「沒落的封建階級」型。這兩種意識發展到「不穩的風」時最顯明。而王紳士去見趙老實爺那個戲底場面的兩人面部表情特寫是心理的「鏡頭」。這種應用在「鐵輪」裏很多，即如朱素華和王振武在工廠裏碰頭之類也是。戲劇的場面，如用「大喜日」的奢華來與貧苦生活掙扎對比，不僅是比雙方的懸殊關係，而更是說明一方面的罪惡。又「大喜日」的以悲劇來結束，固然是想表現那種環境的錯綜思想的矛盾，也附帶是爲了戲劇要素的裝置。這種場面，特別是智識層裏應用得多，似乎也較自然。一方面也是爲了強調「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方便，我才敢大胆地，充分地利用。

「智識層」似乎與整個主題是隔離的東西，其實這關聯很密切。如果單單把「智識層」拿出來與第一二兩部分開，那就顯得王振武的「神化」，而同時又會激起讀者對朱素華命運之同情。用一個熱情美麗女人來幫襯着革命人格的進展，是加強指示着革命的偉大性，有了一二部中的史實，振武的行爲應該被代表了小布爾喬亞偉大的一面，這是針對着沉溺女人乳壕間而想振奮的青年「給以刺馬的作用」，同時也是間接的給「社會心臟病」以治療。智識層の後半部則是青年型的描畫，在北平，圍繞着我的朋友們，好多就是這麼地滑稽可笑的。我知道此類「型」到處都是，那活躍的一羣中，大約每個青年都能找到他自己的整個或部分。而且還批判地給示着警告的。

4. 經過（外話裏詳）

5. 對文藝的修養，系統上講還沒有。我雜亂的讀過些名論著。但我是尤其歡喜讀富於魄力氣勢雄健的東西。古典樣作品少讀，我現在想研究巴爾扎克，但我曾被執拗朋友逼着讀一本波娃利夫人，也執拗地翻開三四次讀不下去。相反地，由您翻譯的幾部辛克萊的長篇，及蘇聯新興作品如鐵流，士敏土，一週間，靜靜的頓河等，我又能一氣不斷的把牠讀完而又想重複一遍。然而「毀滅」又是我不大喜歡的一本，雖則友人們曾有把牠當作聖經似的讀了背。我也歡喜歌德徐萊和您的熱情奔放的詩。我喜歡大胆，坦率，強壯的力的句子，不大恭維轉彎抹角擺小聰明的所謂幽默諷刺，與藏頭露尾半吞半吐的所謂技巧。但也並非壓根的否認它們的意義和作用。

6. 以經常的政治生活充實我寫作的內容，以創作為我留下對人生學習過程中得到的教訓，是我寫作的意思，也是我決然提起了筆的抱負。

7. 我的故鄉與您的隔隣，被叫假山國的「××」。我生長在離省城只有一個鐘頭火車的小縣城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我秉賦了「山國」人特有的梗直，剛愎的性格。也許因為自幼走出門來看見的便是巍峨聳峙的高山大巒的原故，我感受得一種偉大的印象，使得我時時刻刻允許給自己以魄力，我崇敬着凡是有氣概的前人，這種簡單的心理，常常連一個曾是傷害過人類的蠹賊，但只為了他本質的一點不凡和偉大，我也會崇敬起他來。

我容易不滿現實。但當我明白了一個人的進展，必定

我的失敗和打擊，反成了我經常的飲食了，我喜歡這些，我甚至在不滿意了一種平淡的生活時，還去創造一個困苦，把我自己全個的摔在當中，讓自我的矛盾去試鍊。之後，我再掙脫出來。儘儘爲了這意念，把我由悲觀絕望中拯救起來，近五六年，我不會發過一聲頹喪的牢騷和嘆過一口氣，雖則臨在我眼前的生活，是愈更慘酷和陰惡。我永遠不會灰心，我不斷的爲我的理想奮鬥，不斷的要求着同情，以這樣直索的性格，常討得沒趣來，然而我一些也不會懷疑自己。

我歌頌熱情，我認爲人間一切偉大的創造，全由熱情做燃料！在我作品裏，如果說每個人都有着他或她的顯明底個性的話，那這個性中還含得有一個通性，無論好的或壞的性格，他們都是「有熱情」的。熱情可以幫助人，同時也可以燬滅人，批判和裁制，我借「鐵輪」來執行它的任務，宣佈了素華的死刑時的用力，是爲了強調熱情之在某一階段的合理應用。

說起生活來，我就感受到一種壓迫，從六歲起直到現在，十幾年底生活過程，就幾乎全屬於「學生」，但我是並沒有好好的讀過一天書。因爲生長在鄉下，常常越過了被限制的家庭的門限，找尋我的生命，我是十足頑皮鄉下孩子中的一個。我曾眼看了在動蕩時代的一般較不特殊，但是已經逐漸沒落的鄉村的各種面影，這些面影直接刻在我腦裏，也便具形了鐵輪的前九章。爲了結構關係，我把寫成浙江某地，真的地方色彩，也許還是在於川滇黔一帶

吧！您說的療慰了您不少 homesick，也許不是沒有原故的。同時，在提倡大衆語聲中，我在這部裏應用的農民土語，亦多是雲南四川與浙江寧波一帶的能懂的，甚至與「官話」通的混合方言，因為浙江的農民生活，我也還不很隔膜。

中學以前，外表的生活可說是平淡的，安舒的，因此我得平安地畢了業。然而內心蘊釀，由五四遺留給人們的精神教育，革命在艱苦中的滋長，在創造社文化潮掀起更高的一個狂瀾配合在軍事政治上的時候，我也被捲入。我不習慣於約束的課程，固不自中學始，而在中學我有更多的方法來代替了課程。一方面讀新文學的書刊，學習文章，參加學生，社會，以及政治的活動，我生活的範圍，由狹小的學校的籠裏擴展到大社會來，因此不得不在某種情勢下離開了家鄉，這時候大學的預科還沒有畢業，北平進學校是另外取了一種巧。

環境限制了我的生活不能寄給我一個偉大的發展，我開始叫出創造生活的口號，在九一八後，我曾幾次地要去參加軍隊而未果，最後只有到一個軍營裏過了幾個月做客生活，聊慰飢渴。我決定充實些生活，在上海灘上，又閒混了兩年，……。

爲了打磨工具，今春跑到日本來。

我的生活還很平淡。然而我生存了究竟不能離開社會，社會教育着我這些平淡，我就在作品裏把這些平淡反映出來。

我還要寫續集，那將是我離開日本，把我「創造生活」底口號，具體地提高到更進一步的「現實」化了，跑到最核心的地方去過些時以後。智識層裏的劉希英，王振武；以及祥生，癩癩兒將在第二部裏用了新的形態再現身手，貫穿更高一個階段的現實。

承懇問，謹覆如上。

對於您，如像對着了我的真理和信仰，我曾經對一些「老作家」失過望，今番，我想再不會錯了！年輕的前輩啊！

給我指導啊！我熱切的等待着！

天虛 一九三五，十二，十日

（遵沫若先生意，將此信附此，）

「鐵輪」外話

外話的外話

完了，揮着汗把二十五章「鐵輪」改抄完了，我喘息了會，再提起筆來寫這「外話」。

因為自己太不自量，「鐵輪」的產生，從開始到現在，一直受着各方面的嚴重打擊。然而，「鐵輪」終是在這艱苦中完成，且不久即能與讀者見面了，我也便有在這裏說幾句話的機會。

這裏，我不想來盡述作者在這段途中自我入我的戰鬥情形，只想略談談經過。

自 白

喜歡文藝，似乎是人類底天性，我當然沒有例外：大人懷抱中時，背誦些由祖父們口裏授給的詩詞，親友們喜

歡小孩子這樣給他們開心。與文藝接近，這似乎是個導線。

後來，生活沒有要我決絕它，反之，是逼着我走上同它親近的路，中學讀書時，厭於機械的生活和機械的功課。使我不得不借着筆尖來抒洩胸中悶氣。那時起，自個兒躲着寫些與之所好的東西。初中畢業，一個生活的大波浪壓翻了我，要掙扎，筆尖也就成了一部份工具。故鄉的報刊上，我那類小品像散文的小說和似是又非的詩，便一篇一個名字的給抬出去。朋友們鼓勵，興趣愈高，悵鬱和憤懣都變成些文章。一個七八萬字的戲劇，和十萬字左右的小說，也在這時產生，（沒有發表）文藝花園的石階，我再踏上一歩。

體驗與認識，告訴我了文學的真義意與偉大使命，覺得這並非自己所能負擔得起的担子，便決然地拋却了。因為我的生活態度，絕對反對騙人欺己，馬馬虎虎，或對任何事物懷疑。

一九三一，是次殖民地中國再進一步走入不幸的年頭兒。九一八事變，轟然一聲，在我底身旁爆發了，我從未敢偷懶的靈魂，在生活底大風中激蕩，自然是愈更震奮。更因所處環境，與肇事地點毗鄰，空氣似乎特別緊張，成天給「打倒」「擁護」的聲浪波動着，便是頑石也要點頭了，我安得鎮靜？但我的精神，却仍陷於沉默中。

跟着，一二八的炮花，又開在黃浦江的埠頭，我從未敢偷懶的靈魂，雖又更進一步的震奮，但我表面的精神，

却仍陷於沉默中。

是的，我沉沉默默的，而且，我一向都是沉默的！

輿論界熱鬧，政治家奔忙；累繁許多活在世上的人們，然而我，是沉默的。

文壇也熱鬧，長篇短章，開在九一八，一二八上的花朵，也夠一番嘆賞。

綠曦哥那時接手編薔薇，外稿內容太腐，致他個人也在爲着翻譯，論文，小說，詩歌和雜評忙。

『寫點文章，寫點文章，提起精神來！』他嚴重地向我提出抗議了。

『把握不着題材！』我真是也有些懊喪。

『什末？這樣偉大的時代，這樣偉大的時代的偉大的中國，到處佈滿着驚心動魂的史蹟，會連給你寫文章的題材都沒有嗎？』

他的精神是愈更亢奮了，但我的懣感却没有被挑動起來，我說：

『我沒生活，題材太多，太偉大，惜乎我都把不到。』我心裏想，胡扯亂拉沒意思，我從不願寫那一般刊物雜誌上流行的，大多充數的無聊東西。

『那末，擺在我們眼前的是：東北血戰的義勇軍；黃浦灘徘徊着的大批失業工人；爲滬戰而逼得無家可歸的勞苦大眾。他們都在飢寒交迫中呻吟，掙扎和喘息。這些，不是現成而又重要的題材嗎？』

我彷彿覺得他在吟一首很悲壯的詩，引起了我的興